

之翰林蘇子瞻書法娟秀雖用墨太豐
而韻有餘於今為天下第一余書不足與子瞻
輒筆快無勁氣今乃舍子瞻而學公

黃庭堅小楷氣象

〈致景道十七使君尺牘並詩〉解讀

元祐四年（一〇八九）五月七日，黃庭堅（一〇四五—一一〇五）以小行楷書慎重其事的寫了八首近作七言絕句，贈送宗室趙景道。在以跋代札的文字中，述說十七年前任教於宮室，與景道的親人共文酒之樂的往事。這時期他與蘇東坡來往密切，書法頗受影響，不過在用筆與用墨上自有主張，預示了日後的成就。

何傳馨

本院藏〈宋四家真蹟冊〉第三至

八開，為黃庭堅小楷書信札一則，並書七言絕句詩八首，其後有溫革（一一五進士）、袁立儒、范成大題跋，分裝為六幅。這件書蹟涉及黃庭堅兩次在京師的交游、詩作與書法。關於此札的受信人，相關人物，書寫內容、年代、書法及流傳著錄，今人曾略為考述，不過尚有疏漏，本文參考所論，增補不足，作為觀賞此札與詩的旁註。（註一）

與宗室子弟共文酒之樂

此蹟第一幅為致「景道」書一

則，（圖一）文云：

昌州使君景道，宗室秀也。往余與公壽、景珍游，時景道方為兒童嬉戲，今頹然在朝班。思公壽、景珍不得見，每見景道尚有典刑。宣州院諸公多學余道（點去）書，景道尤喜余筆墨，故書此三幅遺之。翰林蘇子瞻書法娟秀，雖用墨太豐，而韻

有餘，於今為天下第一。余書不足學，學者輒筆懷無勁氣。今乃舍子瞻而學余，未為能擇術也。適在慧林，為人書一文字，試筆墨，故遣此不別作記。庭堅頓首。景道十七使君。五月七日。（鈐印一：山谷道人）

這則文字收在《山谷集》卷二十九，題作〈跋自所書與宗室景道〉，墨蹟多出「庭堅頓首。景道十七使君。五月七日」數字，並有「山谷道人」朱文印。從行文的語氣來看，是對第三者敘述作此書的原由，因此實際上是以跋文代替信札之用。黃庭堅從景道身上看到故人的遺風。回想當年在宣州院教導宗室子弟書法，景道尤其喜愛其書，因此書自作詩三幅贈之。信末提到的「慧林」是汴京大相國寺六十四院之一，《山谷集》中有多首作於此地的詩作。

南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十四收錄一則黃庭堅致景道尺牘，可能與此件贈景道詩及跋有關，云：

啟上景道十七使君，庭堅手封。庭堅頓首，辱教并惠酒以助旨甘，感佩眷憐之意。三紙早來，檢文字方見。數日間寫得即遣上。諸院要題字者，當為致妙香，即便作佳跋尾，幸諭之也。庭堅頓首。景道十七使君。

景道先前曾送來三紙，請黃庭堅作書，隔了一段時間，再送酒致意。黃庭堅答應即日即可寫好送上。《山谷集》卷二十五另有一則〈書贈宗室景道〉，內容和語氣都與此跋相似，從文意看，另有一件內容較為嚴肅的書作贈予景道。云：

余與宗室越宮有葭蓍故，曩時與宣州院公壽、景珍嘗共文酒之樂，此時景道已能著帽在旁。今日相見，景道頹然立於朝班，予則將老矣。每懷公壽、景珍則見宣州子弟而慨然。景道乞余小字學書，余書不足學也，此紙卷是余溫故之餘，忠信孝友之

昌州使君景道字
 公壽景珍游時景道方為兒童嬉戲今
 頽然在朝班思公壽景珍不得見每見
 景道尚有典刑宣州院諸公多學余道
 書景道尤喜余筆墨故書此三幅遺
 之翰林蘇子瞻書法娟秀雖用墨太豐
 而韻有餘於今為天下第一書書不足學者
 輒筆煥無勁氣今乃舍子瞻而學余未



說。景道喜觀字畫乎，則亦尋繹此文於行己保家，奉公報國有會心處，將力行之，尚不負余懷公壽、景珍之心。

這兩札中提到的「景珍」即趙令贇，太祖六世孫，祖父從謹，父世崇（一〇二一～一〇五二）。皇祐元年（一〇四八）八月生，在仁宗、英宗、神宗朝，歷任宮廷武衛職務，也曾外任濠州、秀州刺史等職，元豐五年（一〇八二）八月卒，年三十五，贈鄆州觀察使，追封東平侯。（楊傑《無為集》卷十四〈趙公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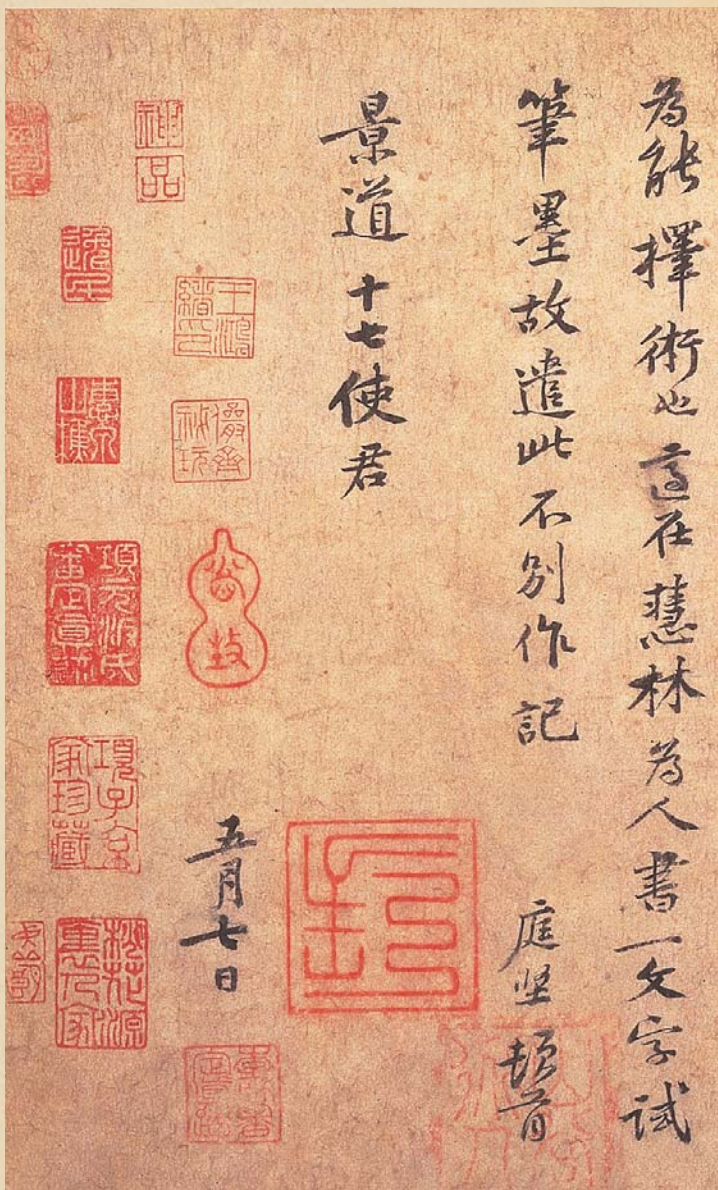
「公壽」，即趙世享，太祖五世孫，父從瑾，與景珍是叔侄關係（如附表）。慶曆元年（一〇四一）生，以宗室的身份，任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後來出任秀州（今浙江嘉興縣）刺史，元祐二年（一〇八七）卒，年四十七，追封為昌國公。（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五〇〈昌國公墓銘〉）

至於「景道」其人，近人認為是景珍趙令贇之弟，不過據王珪撰趙世

為能擇術也。這在慧林為人書一文字試
筆墨故遣此不別作記
庭堅頓首

景道十七使君

五月七日



崇的墓誌銘，趙世崇娶錢氏，無子，其側室生一男令贖（贖之誤？），官太子右衛率府率。《華陽集》卷五三趙令贖一輩中，有多位以「景某」為表字的，「景道」應是同屬令字輩，為趙令贖的堂弟，排行十七。又據後幅溫革為收藏者趙昌叔的題跋，景道是趙令時（德麟，一〇六一～一一三四）之兄，有「丹陽君」之稱。

黃庭堅入宮教授宗室子弟之事，

出自趙令時《侯鯖錄》的記載，原文云：「熙寧中，魯直入宮，教余兄弟，伯父五開府酒餘，脫淺色香羅襖衣之。魯直醉中作詩云：疊送香羅五色衣，著來香氣入書幃，到家慈母驚

附表 趙世享與趙令贖的關係

太祖—德昭—惟忠—從謹—世崇（1021~1052）—令贖（景珍，1048~1082）
世享（公壽，1041~1087）

相問，為說王孫脫贈歸。」（註二）此事發生的時間可能是神宗熙寧五年（一〇七二），黃庭堅由葉縣入京，參加詔舉四京學官的考試，在京師停留期間，與王孫趙令時兄弟、趙世享等宴飲游樂。（註三）《山谷集》中有幾首與公壽、景珍往來倡和的詩作，黃營《山谷年譜》卷六均繫於熙寧五年，謂：「公壽、景珍，皆仕京師，故附於是歲入京之時。」

從院藏這件致景道書的內容看，當時公壽及景珍都已故去，所以可推斷是在趙世享去世的元祐二年（一〇八七）以後。時景道已成年，在朝中任職。《山谷集》卷四有〈出城送客過故人東平侯趙景珍墓〉一首，既對故友懷念，也自道近況云：

朱顏苦留不肯住，白髮正爾欺得人。嬋娟去作誰家妾，

意氣都成一聚塵。今日牛羊上丘壘，當時近前左右噴。

花開鳥啼荆棘裡，誰與平章作好春。

詩中感慨青春年華不再，當年意氣風發，如今只成一堆塵土，任牛羊踐踏，春天又來臨，一同歡會吟詠的人已不在。另有〈宗室公壽挽詞二首〉，隱約可見作爲王孫際遇，云：

昔在熙寧日，葭莖接貴游。

題詩奉先寺，橫笛寶津樓。

天網恢中夏，賓筵禁列侯。

但聞劉子政，頭白更清修。

昧旦鳴珂路，春朝禁殿班。

方看分寶玉，何意作丘山。

燕入風榮舞，花開日笑顏。

空餘杜陵淚，一為漢中潯。

據任淵《山谷內集詩注》卷十

一，「天網恢中夏，賓筵禁列侯。但

聞劉子政，頭白更清修。」一句意

指：「禁網雖云疏闊，至宗室獨加嚴

密，故賓客不復往來如向時，但聞其

白首清修之賢而已。」應指趙世享晚

年受宗室身份之累，活動受到嚴密限

制，往常交游的賓客不再往來，孤寂以終。黃庭堅以杜甫與宗室漢中王李瑀的詩歌往還比況，不禁對公壽的遭遇流下同情之淚。

這兩首挽詩也可推知作於元祐二年。這年黃庭堅在京師任集賢殿校理，神宗實錄檢討官。元祐時期是黃庭堅仕宦生涯中較如意的時期，傳頌士林的「西園雅集」，以及列名於「蘇門四學士」，都是這時期的事。不過也招致日後被歸爲元祐舊黨，面臨兩次貶謫的際遇。

子瞻書法天下第一

元祐元年（一〇八六）蘇軾任翰

林學士，黃庭堅受司馬光（一〇一九

）一〇八六）推薦，在史館工作，參

與校定《資治通鑑》及《神宗實錄》

的編撰。這年春與蘇軾（一〇三六）

一一〇一）初遇，此後經常詩歌往

來，或餽贈文房用品，或與其他友人

雅聚。在書法上也受蘇軾影響，蘇軾

有《記奪魯直墨》云：「黃魯直學吾

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

妙墨求之。」（東坡題跋卷五）這件書札中，黃庭堅說「余書不足學」，而推舉蘇軾書法爲「天下第一」，有謙讓不敢當的意思。蘇軾曾經附和歐陽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的評論，認爲蔡襄（一〇一二）一〇六七）的書法「獨步當世」，並數次提到蔡襄書法「爲近世第一」、「爲本朝第一」。流風所及，黃庭堅也將提攜他的蘇軾置於首位，評價的依據不在筆墨技巧，而是學養與氣質，有兩則題東坡書可以作爲例子：

東坡道人在黃州時作，語意

高妙，似非吃煙火食人語，

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

點塵俗氣，孰能至此。（跋

東坡樂府）

東坡書隨大小真行，皆有嫵

媚可喜處，今俗子喜譏評東

坡，彼蓋用翰林侍書之繩墨

尺度，是豈知法之意哉。余

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

氣，鬱鬱芊芊，發於筆墨之

間，此所以它人終莫能及

爾。(跋東坡書遠景樓賦後)

黃庭堅元祐時期書法結體略扁闊，體勢傾側，與蘇軾相似。不過，黃庭堅不諱言蘇軾「用墨太豐」，因此採取了不同的運筆用墨的途徑。將此件黃庭堅致景道詩與蘇軾元祐五年（二〇九〇）的〈次辯才韻詩〉兩件書蹟中相同的字作一比較，如圖二所示，蘇軾筆畫豐腴，以致有些筆畫交疊成團，而黃庭堅筆畫疏瘦，清晰交待各別筆畫的起止轉折。另外體勢亦略有不同，蘇軾沉穩，黃庭堅則多靈動，這些特色成爲兩人書風明顯的差異之處。

外舅孫莘老

書札後的八首詩前二首題爲「奉呈外舅孫莘老」，（圖三右幅）云：

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扁舟不爲鱸魚去，收取聲名四十年。

覽社湖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輝。故應剖蚌登王室，

不若行沙弄夕霏。

黃庭堅出身江西仕宦之家，父親黃庶（一〇一八—一〇五八），叔父黃廉（一〇三四—一〇九二）都是進

士出身，喜詩文，舅父李常（字公擇，一〇二七—一〇九〇）是藏書家，與蘇軾有交誼，黃庭堅幼時受父執輩的啓發，而培養其文藝才華。



圖二 蘇軾〈次辯才韻〉（1090）（上欄）與黃庭堅〈致景道十七使君尺牘並詩〉（1089）（下欄）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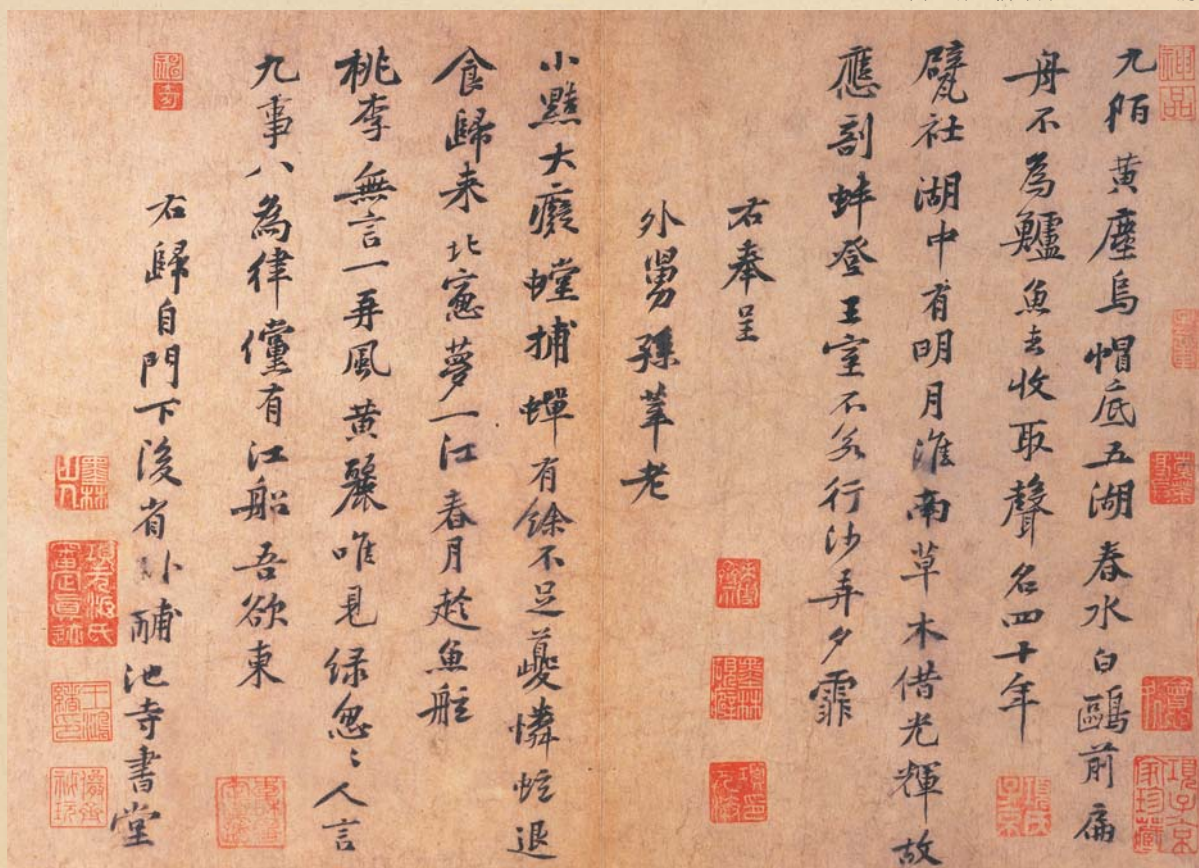
後來經由舅父的引介，結識孫覺（字莘老，一〇二八～一〇九〇），後者喜其才華，許以女兒蘭溪。黃庭堅又透過李常與孫覺的介紹，結識蘇軾，成為北宋中期士族與藝文圈中的後起之秀。

孫覺，江蘇高郵人，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元祐三年（一〇八八）以龍圖閣學士兼侍講，提舉舒州靈仙觀以終。黃庭堅兩首詩都與孫莘老的際遇有關，「五湖」、「覽社湖」是高郵勝地，後人傳說孫覺登第那年，讀書於覽社湖畔，夜晚見湖上有明珠放光如白晝，後來果然中進士，地方上人也因此連連登第。元祐三年九月孫覺辭去御史中丞一職，以疾堅請外調為舒州靈仙觀提舉，黃庭堅作此兩首詩贈之。詩中提到解官歸去，享受泛舟湖上，漫步沙岸，觀賞黃昏美景的退隱之樂，都是辭官歸來後的寫照。

酹池寺書堂

其次兩首題為〈歸自門下後省臥

圖三 第二幅 紙本 27.6×38.3公分



酈池寺書堂》，（圖三左幅）在《山谷集》中則作〈寺齋睡起〉。詩云：

小點大癡螳捕蟬，有餘不足
夔憐蚘。退食歸來北窗夢，

一江春月趁魚舷。（註四）桃

李無言一再風，黃麗唯見

綠忽忽。人言九事八為律，

儻有江船吾欲東。

《山谷內集詩注》卷十，對前一

首首聯的隱喻有清楚的註解，說：

「詩意謂巧詐之相傾，智愚之相角，

與此數蟲何異，得失竟安在哉。」黃

庭堅於元豐八年（一〇八五）六、七

月間抵京赴任祕書省校書郎，覓得京

城西郊酈池寺為居所，名其齋為「退

聽堂」。平常從朝廷繁瑣事務中歸

來，享受片刻寧靜，睡夢中觀賞湖上

魚舟往來，自是樂事。在京期間雖然

受到前輩同儕的照護，不過經過前幾

年在吉州太和（江西泰和縣，一〇八

〇）一〇八一）、德州德平鎮（山

東，一〇八三）一〇八四）的奔波勞

動，對於人事紛擾，世途狹隘，動觸

法令，感到倦怠，春天將去，桃李褪

色，轉眼成綠陰，「卒卒京塵中，未嘗得細見春物」，而興起隨江船東去的退隱之念。

和王仲至少監詠姚花

其次，詩一題四首，和王欽臣

（仲至）詩韻，（圖四）云：

映日低風整復斜，綠玉眉心
黃袖遮。大梁城裡雖罕見，

心知不是牛家花。

九疑山中萼綠華，黃雲承轍

到羊家。真筌蟲蝕詩句斷，

猶託餘情開此花。

仙衣辟積駕黃鸝，草木無光

一笑開。人間風日不可耐，

故待成陰葉下來。湯沐冰肌

照春色，海牛押（壓字改）

簾風不開。直言紅塵無路

入，猶傍蜂須蝶翅來。右和

王仲至少監詠姚花四首用其

韻。

四首詩都是描寫洛陽姚家所出稀世品種的牡丹，（註五）寫花容之姣豔，如冰肌玉膚之仙女，駕雲而至，

凡世花草，莫不失其顏色。詩中多引用典故，描繪此花美豔而脫俗的容貌。唱和的對象王欽臣，字仲至，是名臣王洙之子，賜進士及第，歷官陝西轉運副使、工部員外郎、太僕少卿、祕書少監、知饒州、成德軍等職。他以藏古善本書著名，是王洙「西園雅集」十六位名士成員之一。

王欽臣任祕書少監的時間在元祐三至五年，與黃庭堅在詩文上的交往不多見，《山谷集》中只有兩首相關的詩作。這四首和詩，《山谷年譜》繫於元祐四年（一〇八九），所根據的是元祐六年黃庭堅為淨照道人書其中二首，有跋云：「元祐四年春末，偶入寶高州園，園中闕然，花之晚開者皆妙絕。群木陰中姚黃數本，初開不數日，當零落草根，因折取二本，獨賞於門下後省，其一歸李公擇，其一歸王仲至，仲至作四詠，因同韻作。……黃庭堅對於這四首詩可能覺得很滿意，所以至少書寫了兩次，贈送友人。據此，近人推定這件致景道札與詩約在元祐四年五月，應是正確的。」

映日低風整復斜
綠玉眉心黃袖遮
大梁城裏雖罕見
心知不是牛家花
九疑山中萼綠華
黃雲水韞到軍家
真峯蟲蝕詩句斷
猶託餘情開此花
仙衣辟積駕黃鵠
草木無光一笑開
人間風日不可耐
故待成陰葉下來
湯沐冰肌照春色
海牛_印簾風不開
直言紅塵無路入
猶傍蜂須蝶翅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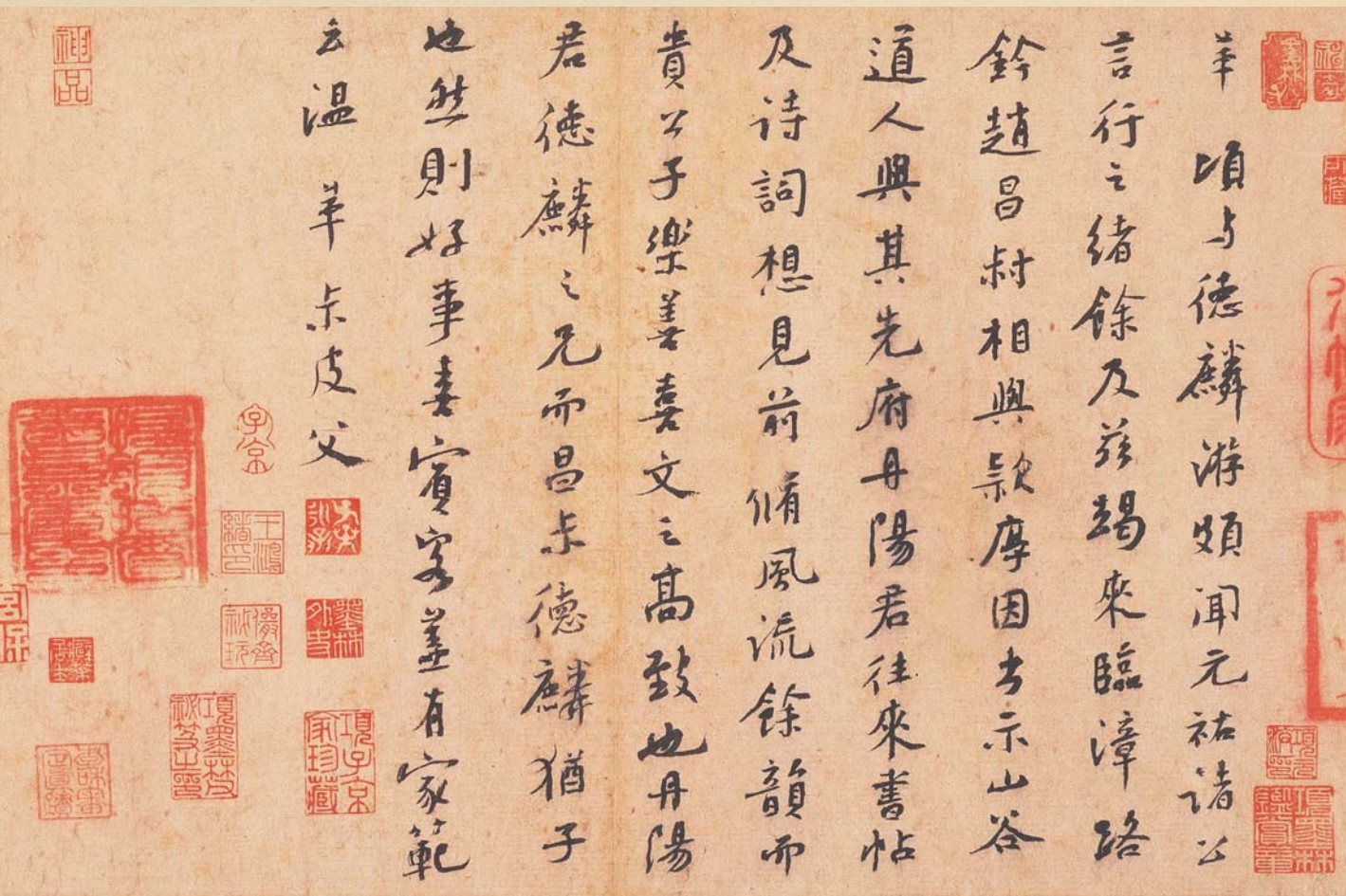
右和王仲至少監詠姚花四首用其韻

圖四 第三幅 紙本 27.7×28.7公分

題跋、傳藏與著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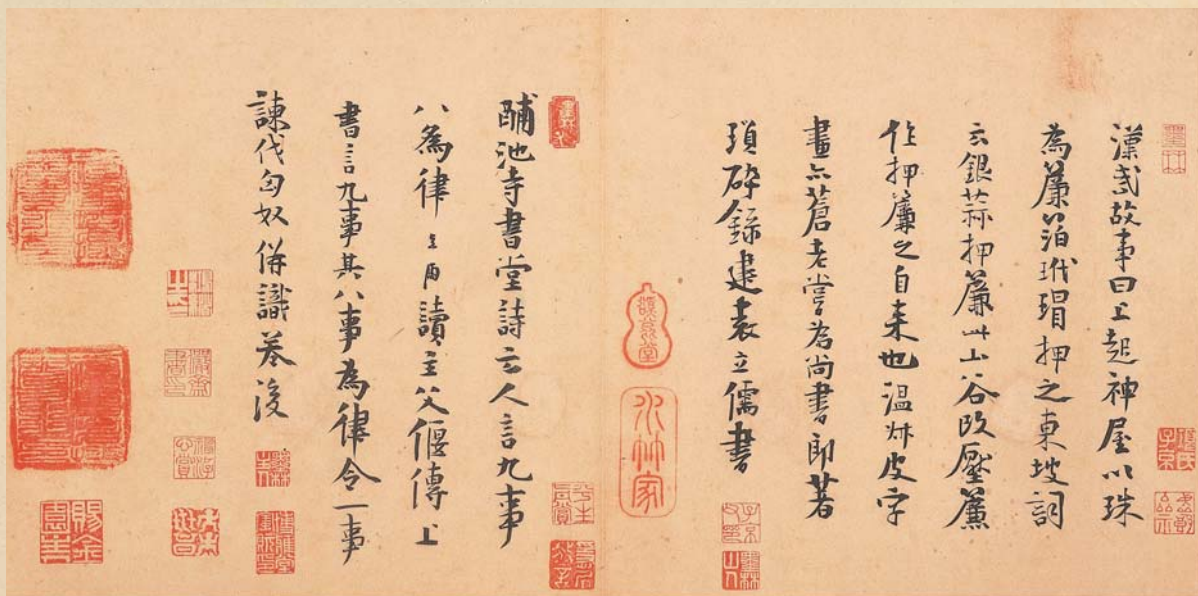
此幅後依序有溫革、袁立儒、范成大題跋及藏印，分別跋於三幅縱橫不等的紙幅上。溫革跋對於趙景道、趙令時（德麟）及趙昌叔的關係，提供了一些線索。（圖五）云：

革頃與德麟游，頗聞元祐諸公言行之緒餘。及茲揭來臨漳，路鈐趙昌叔，相與款厚，因出示山谷道人與其先府丹陽君往來書帖及詩詞，想見前脩風流餘韻而貴公子樂善喜文之高致也。丹陽君德麟之兄，而昌叔德麟猶子也，然則好事喜賓客，蓋有家範云。溫革叔皮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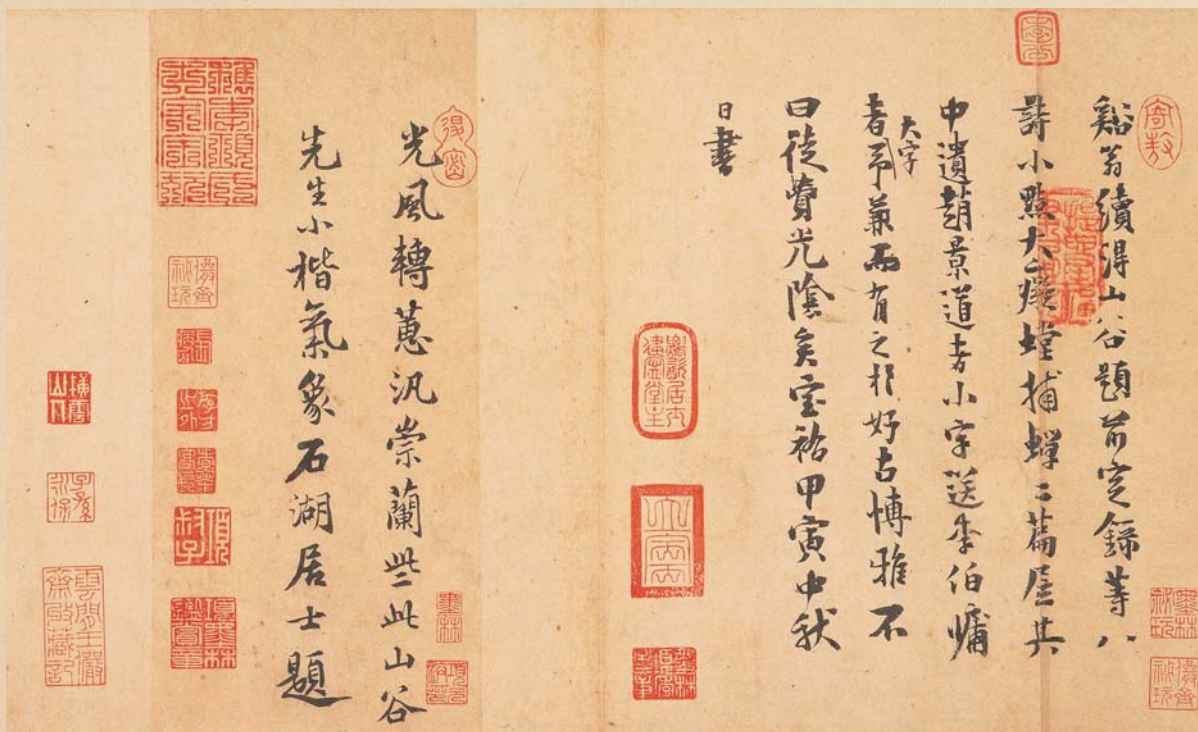


圖五 第四幅 紙本 溫革跋 26.8×40.4公分 約1154

溫革字叔皮，原名豫，福建惠安人。政和五年（一一一五）進士，歷官祕書郎、漳州知州，終福建轉運使。據《漳州府誌》卷九記載，出任漳州知州在紹興二十四年（一一五四），可知約在此際為景道子趙昌叔跋此蹟。其後原蹟歸袁立儒收藏，先後有三跋，前兩跋（今第五幅，圖六）解說《詠姚花詩》中「海牛押簾」句，〈醜池寺書堂〉中「人言九事八為律」句的典故。第三跋（今第六幅，第二行書於另接紙騎縫上，圖七），提及另收一件黃庭堅大字自書詩作。第三跋有寶祐甲寅（二年，一二五四）紀年。在跋紙間，袁立儒鈐蓋了數方收藏印，包括「水竹家」（重一，一半印）、「谿翁



圖六 第五幅 紙本 袁立儒跋 26.6×53.5公分



圖七 第六幅 紙本 袁立儒 1254 范成大跋 26.7×44.2公分

堂」、「園公」（騎縫）、「瓢飲居士建寧堂主」、「立儒」等印。

袁立儒號溪翁，建安人，淳祐至寶祐年間在臨安與福建兩地，職司兩地賦稅事務。在溫革與袁立儒跋之間，有一方「提領措置會子庫印」，

（圖八）袁立儒第二跋之末有重覆鈐蓋的「福建路提舉司之印」，（圖九）第三跋接縫處有裁去左半的「提舉福建路稅」印。（圖十）袁立儒三跋書於這些官府印記間，第三跋第二行書於裁去「提舉福建路稅」印左邊框的騎縫及印上，因此這四方官署印是在袁氏題跋之前所鈐。

南宋時持續北宋發行的紙幣「交子」外，還發行性質更接近現代紙幣



圖八 第四幅「提領措置會子庫印」



圖九 第五幅「福建路提舉司之印」

的「會子」，於紹興三十一年（一一六一）正式印造，明訂使用期限、面額、印造總額、造新換舊、兌換的手續費等，在臨安府設都茶場會子務主管其事。乾道四年（一一六八），「以收到舊會毀抹，付會子局重造，三年立為一界（期限），界以一千萬貫為額，隨界造新換舊，以戶部尚書曾懷同共措置鑄提領措置會子庫印。」（註六）可知此印為銅鑄印，一一六八年以後於造會子時鈐蓋作為驗證識別之用。在書蹟上出現此印，實為罕見。



圖十 第六幅「提舉福建路稅」印

「福建路提舉司之印」與「提舉福建路稅」兩印在其他書畫中也未見，不過古蹟中有少數類似例子，如本院藏黃庭堅兩件名蹟〈松風閣詩〉

卷及〈寒山子龐居士詩〉卷，有賈似道收藏籍入官府的「台州市房務抵當庫記」。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范仲淹〈道服贊〉卷後有「懷州軍資庫記」、「懷州考試院記」、「監德州鹽務新朱記」、「監德州酒務印」、「監德州商稅印」、「懷州常平倉給納之記」、「懷州常平庫給納之記」等印。推測黃庭堅此蹟在流傳過程中，曾入福建路賦稅機構，袁立儒或是由此獲得此蹟。

儒之前。另外幅上有賈似道（一二二三）（一二七五）的「長」字與「悅生」印，因知袁立儒後曾歸賈氏。

明清間此蹟的傳藏，從收藏印看，僅有項元汴（一五二五）一五九〇）、王鴻緒（一六四五）一七二三）及清宮藏印，不過檢視明清著錄文獻，還可得到更多訊息。此蹟見於以下七種著錄：

（一）趙琦美《鐵網珊瑚》（一六〇〇）

卷四

（二）郁逢慶《書畫題跋記》（一六三

四）卷二

（三）汪何玉《珊瑚網法書題跋》（一

六四三）卷五

（四）吳其貞《書畫記》（約一六七七）

卷五

（五）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一

六八二）卷十一

（六）顧復《平生壯觀》（一六九二）

卷二

（七）吳升《大觀錄》（一七二二）卷

六

這些著錄體例不一，或據原蹟，

或轉錄他書，與原蹟對勘，文字多有出入，其中吳其貞《書畫記》及《平生壯觀》不錄原文，其他諸家所記，范成大跋都在溫革跋之後，袁

立儒三跋之前，最後有都穆正德庚午（五年，一五一〇）跋，稱「今藏海虞錢工部士弘家」，又記云：

「卷中有宋元官印三，前一為提領措置會子庫印，後二為福建提舉司之印，恐知之者或寡，故附著之。」

（趙琦美《鐵網珊瑚》無此跋）這則題跋今已不見於墨蹟，應是遭割去，不過由都穆此跋可知此蹟在明代中期時曾由錢仁夫（字士弘，一

四九九進士）所藏。而吳其貞《書畫記》記載此蹟為卷，「計紙三張」，丙午（康熙五年，一六六六）

觀於蘇城顧維岳家。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也記載為卷。顧復《平生壯觀》對於紙張、裝裱及傳藏提供了一些重要資料，根據顧復所記，可知：

（一）此蹟原裝為卷，黃庭堅所書有三幅，第一幅為札，後兩幅書

詩八首。其後題跋部份，可能溫革、范成大為一紙，袁立儒、都穆跋為一紙。

（二）原紙為澄心堂紙，紙質甚厚，有縐紋，重裝時裱工揭去其半，使之平整易捲舒。

（三）約康熙二年（一六六三）為其三弟收藏，後歸陳定，其後又數易其主。二十九年（一六九二）後再獲觀，不勝感慨。對照吳其貞所記，於康熙五年在蘇州顧維岳家見到此蹟，此顧維岳應即是顧復三弟。

綜合上述資料，此蹟由宋至清，七百餘年間經趙景道（一〇八九）、趙昌叔（一一五四以前）、福建提舉司（約一一六八）、袁立儒（一二五四以前）、賈似道（一二七五以前）、錢仁夫（約一五一〇）、項元汴（一五九〇以前）、顧維岳（約一六六三以前）、陳定（約一六六三以後）、王鴻緒（約一七二三以前）等收藏，最後入清內府（一七九一以前）以至於今。

黃庭堅的大字行書與草書具有鮮

明的面貌，較為人熟悉；至於小字行楷書，多用於日常書札或文稿，不如前者來得聲勢奪人，不過卻能充份顯示他的「筆墨有韻」的主張。此蹟雖然短短三紙，足以為後人珍重，至於書法，更符合鑑賞家的評價標準，如吳升盛讚說此蹟：「骨肉亭勻，不肥不瘦，而墨采濃厚，別有一種爽氣逆射紙上。行列長短不拘格，古致錯落。余錄山谷書至此卷，直欲屈腳下拜無疑。」王世貞稱其「斂盡怒張之氣，而為虛婉」，雖然不符合黃庭堅書風發展的實況，不過「虛婉」二字確是此蹟書法境界的最佳寫照。

註釋

- 一：參見Shen C. Y. Fu, "Huang Ting-chen's Calligraphy and His Scroll for Chang Ta-tung: A Masterpiece Written in Exile." Ph. D. dissertation, 1976, Princeton University, Volume 1, pp. 39-41。徐邦達，《古書畫過眼要錄》，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七，頁二六八—二七一。另見水寶佑之考釋，收在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三六）黃庭堅卷》，北京：榮寶齋，二〇〇一，頁四二七—四二八。中田勇次郎，《黃庭堅》，東京，二玄社，一九九四，〈研究篇〉，頁一〇三—一〇五。徐文據《豫章文集》、《山谷年譜》、《宋史》等，考知受信人景道與信中提到的景珍的關係，「宣州院」、「慧林」的所在，另根據所書詩考此札約書於元祐四年（一〇八九）五月。水文大致引用所考。關於景珍、公壽的傳略、卒年，及與此札相關資料，宋人文集尚可查考，本文補充於後。
- 二：趙令時，《侯鯖錄》，卷一。宋代宗室子弟的

- 教育有一定制度，關於宗學的興廢及規制參見宋晞，《宋代的宗學》，收在《宋史研究論叢》第一輯，台北：中國文化研究所，一九八〇，頁一四—二七。黃庭堅史傳中未見正式擔任宗學教職的資料，詳情如何，待考。
- 三：鄧子勉，《黃庭堅全傳》，長春：長春出版社，一九九九，頁六一—六六，未詳其出處。
 - 四：「絃」與「舷」缺末筆，避聖祖趙玄朗（太祖始祖）諱，黃庭堅《松風閣詩》卷第九行「弦」字亦同。此承台大藝研所何碧琪小姐提示，謹誌。另下一首詠姚花詩「遮」字少三點，則避父黃庶諱，見Shen Fu前引文，頁四一。
 - 五：歐陽修《洛陽牡丹記》：「姚黃花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姚氏居白馬坡，一歲不過數朵，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為王。」
 - 六：《宋史》《食貨下三》。有關南宋會子制度參見侯家駒，〈南宋會子制度之紊亂〉，《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二十卷，十二期，頁五三—五九。

為能擇術也
意在慧林為人書一文字試
筆墨故遣此不別作記
庭堅題